



事文類聚別集四

新宮城書藏

1加³
177067
24



167
24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性行部

德量 堅忍

羣書要語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泰卦諺曰川澤納污山藪

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左宣十五臨大事決大議

垂紳搢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坡文 **堅忍**小不忍

則亂大謀 語必有忍其乃有濟 君陳一慙不忍而終身慙乎 左

詩句容民宇量恢 魯試觀馳騁人意氣宇宙窄 荆公全德在包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六 一

利
267
24

東京書局
學核圖

東京書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

杖輕不問

桓公在荊州耻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從朱衣上過或曰向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着公曰我猶患其重

腹可容人

見腹門

不見喜愠

衛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其喜愠之容

賜死圍碁

宋明帝臨崩慮王景文以后族必擅朝權有異圖詔賜之死赦至景文方與客圍碁叩函觀之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爭劫竟局歛子納奩畢徐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飲藥而

卒其鎮靜如此

盜米不問

見米門

取馬鞦韆

唐楊行密善撫士卒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金行密知而不問人服其度量

兵至不走

唐李石為相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_禮而騎宰相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且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問里羣無賴望南關陰持兵俟變金吾陳君賞立望仙門中使趣闔門君賞又不從日入而退是時微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失印不問 見印門

單騎見虜

僕固懷恩誘吐蕃等南下急召郭子儀屯涇陽回紇曰謂令公死矣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請無往子儀曰虜騎数十倍之衆今力誠不敵至誠感神况虜乎諸將選鐵騎五百子儀曰適足以爲害也即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綺歡言如初乃遣首領入朝

遲更銷變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且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代宗紀

奴盜銀盃

柳公權嘗著盃盃一奇籐絨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

詐跌寶器

呂文靖公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擊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至元祐中果大拜 談叢

誤碎玉盃

韓魏公知北都有獻二玉盃公答以百金乃開宴召貴客特設一卓置杯其上將酌酒徧勸坐客俄爲吏誤觸臺倒玉杯俱碎坐皆失色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曰物破亦自有時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劉斧翰府名談

偷兒求首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卽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公卽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於

世也 遜齋閑覽

刺客取金帶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遽褰帷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余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公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

塵史

執燭燎鬚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
公鬚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公恐主吏
鞭之亟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記聞

黑白不分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
富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

程遺文

虜至飲博

寇準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歌謳諧謔歡呼常達旦或就寢
其鼻息如雷上使人視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

言行錄

拜勅復飲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賫勅往授之公方與郡官飲

上下皆皇恐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
此勅公乃從錄事借綠衫着之拜受於庭升階復飲至暮而罷

記聞

倉卒應變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
遂高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攪轡行衆不敢譴

塵史

息從卒喧

見飲燕門

毀語佯不聞

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叅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
是小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

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忘不如毋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伏其量凍水記聞

呼名不問

富文忠公少時嘗有詬之者文忠公聞如不聞或以告之文忠曰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文忠曰天下固有同名姓者竟置不問

辱以激志

以下係堅忍

張儀謁蘇秦秦戒門下不為通又不得去數日已而見之坐於堂下賜僕妾食曰張儀天下之賢士恐其樂小利故召辱之以激其志

窮困忍辱

蘇秦窮困歸兄嫂姊妹妻皆笑之不為下機秦乃閉室讀周書陰符後合六國從約相六國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廉藺相避

賈寇相避

並見同列和門

佯死廁中

魏齊答擊范雎折脅搯齒雎佯死卷以簣置廁中使醉者皆溺之

佯出跨下

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劔怯耳遂辱之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熟視佯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

為怯

圯下取履

張良亡匿嘗從容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乃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弩不為懸發

魏杜襲為丞相長史太祖以將軍許攸擁部曲有慢言欲伐之襲曰千鈞之弩不為懸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尺庭起音區區許攸何足勞神武太祖曰善

為忍須臾 見謁見門

笑待攘臂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

唾面自乾

婁師德溫恭謹慎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第授代州刺史戒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第白人唾面亦自拭之而去師德曰只此不了凡人唾汝而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

杖吏無忤

蘇少保頌知楊州日呂溫卿出使杖孔目官以下四十餘人公怡然一聽所為 孫公談圃

三斗醋

范質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為宰相矣 沂公筆

佩帶自緩

見佩門以下係褊急

自投爐炭

邾子在門臺臨廷闈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闈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廢于爐炭爛遂卒莊公辯急而好潔故至是

左定三

舉椽擲面

見面門

屐碎雞子

晉王述字懷祖性急常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屐踏之又不得瞋掇內口中齧破吐之既齊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奔性麤嘗忿述極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奔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輕犯雅俗

鄧艾性剛急輕犯雅俗

不能協同朋類

嘖有煩言

左傳注嘖至

也煩言忿爭也

輸棊投局

見棊門

蜂螫擣液

皇甫湜性急嘗為蜂螫指購小兒飲蜂擣取其液

啣臂血流

皇甫湜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啣其臂血流

怒蠅棄筆

見蠅門

執爨胡孫

楊仲嗣躁率魏光乘目為執爨上胡孫

胡野僉載

離著

量有大小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挾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岸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為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

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之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益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只是識量不足也

程氏遺書

容齋燕集詩序

陸務觀

廉宣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既成置酒落之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為人人貌而天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為何如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郡文學高第入為博士公卿盡傾名流彥士執贄求見者肩摩而袂屬車騎雍容行者趨避議論英發聞者傾聽傲色不至於目嫚言不接於耳方是時

容物固無甚難也及轉徙江湖白首下吏舍者爭席遇於途者相誰何公之容固難矣至於罹口語絀吏議少年之喜謗前輩者闐然成市公猶容之則豈不甚難哉敢問所以能此者何也宣仲笑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故吾遇客而驩然遇酒而醺然遇怒罵姍侮如風葉之過吾前候虫之鳴吾旁也子欲聞其說乎方子之飲酒也俳諧者箕踞角觝者裸程子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為此者非嫚耶此吾所謂以情容之也世有報讒蒐慝習於為惡勇於為不義者誠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耶固不至此彼小人耶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何所不容而子獨何恠於是坐客愧

且歎曰吾儕誠小人哉某在眾人中尤號褊率蓋屢歎也酒酣客皆賦詩而屬某為記既不得辭則因以識其魏將覽觀之以自驚焉

律詩

答黃聞善

黃魯直

推床破面棖觸人作無義話怒四鄰尊中歡伯笑爾輩我本和氣如三春

志氣

羣書要語君子以獨立而不懼遯世無悶 大過 儒有可親不可劫也有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儒行 三軍可奪帥

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語九

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

屈此之謂大丈夫

滕文公下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

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公孫丑上

乾坤軸撼乾樞

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

唐文粹

屹屹中立為天一

同上

據長江如指盃擎太華若破塊

同上

鰲怒則蹴翻五嶽

鯨擊則掉破百川

皮日休

雖分國如錙銖

儒行

塊視三山杯觀

五湖

文粹

詩句長劍倚天外彎弓掛扶桑

宋王

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

杜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

李太白

巨鯨莫載三山去我欲蓬

萊頂上行

李太白

古今事實

飲食嘗膽

吳王敗勾踐於夫椒越王保棲會稽及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耻耶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宰社見志

見社門

乘駟題橋

見橋門

棄繻出關

乘車出關

並見關門

有志竟成

車駕至臨緇勞軍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

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本傳

投筆封侯

班超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不掃一室

陳蕃字仲舉室有糞不除薛勤曰孺子何不掃洒答曰丈夫當掃天下安能事一室乎勤大奇之

耻從賤役

郭泰字林宗世貧賤母令給事縣庭林宗曰大丈夫安能從斗筲之役遂就屈彥宗學 逢萌給事縣爲亭長時尉過萌候拜

謂旣而擲板歎曰大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封侯廟食

梁靖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竟無所就

探虎穴

呂蒙字子明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朝暮連寢

陶侃在荊州無事歎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百甕於齋內人問

故谷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若此

當復神州

周顛奔琅琊王睿諸名士登新亭相視流涕王導曰當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

耳後生風 見車門

自取富貴

北齊高昂曰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

美人寂寂

齊王融自侍人地三十內望為內輔及為中書郎撫案難息曰為爾寂寂何事天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極車壁云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

提劍取侯

後周宇文貴少從師授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為博士也

渠老一儒

馬遂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

不作章句儒

李靖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磨鐵硯

見硯及賦門

軍籍志大

王文安公堯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始隸軍籍王公唱名自內出傳呼甚寵觀者如堵狄公與儕類數人立於道傍或歎曰彼為狀元而吾等始為卒窮達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顧才能如何耳聞者笑之後狄公為樞密使王公為副適同時

損名驛婦

見驛門以下係無操守

便液俱下

真宗晚得風疾嘗卧宦者周懷政復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與寇準謀之準遂議立太子廢劉后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定詔書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語稍洩丁謂夜乘婦人車與曹利用謀誅懷政黜準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

官煩公為一好詞耳億乃少安

龍川志

既隱復仕

歐永叔在政府以詩寄穎陰隱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既而王介甫秉政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鷄

倦遊錄

古公文集

古詩

李翰林

皮日休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磔砢千丈林澄徹萬尋碧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召見承明廬天子親

賜食醉曾吐御床傲幾觸天澤權臣妬逸才心如斗筭窄失恩
出內署海嶽甘自適刺謁戴接籬赴宴著穀屨諸侯百步迎明
君九天億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折
蓬壺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嶽為辭鋒四溟作胃臆惜哉千萬
年此俊不可得

書懷

李泌

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
遊帝都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詩話

詠山見志

寇萊公八歲吟華山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謂萊

公父曰賢郎怎不作宰相

陳輔之詩話

賦詩見志

見狀元門

舟詩見志

見舟門

賦梅見志

見梅門

作賦見志

見賦門

剛正

圓曲附

羣書要語六三德一曰剛克強弗友剛克

洪範

剛亦不吐

丞民

剛毅木訥近仁

語

六三德一曰正直

洪範

好是正直

詩

靖共爾

位正直是與

小明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大學

有所忿懣則不

得其正

同上

詩壯志性剛决火中見石裂孟何以驗高明柔中有剛大韓
堅心如鐵石孟要欲經百鍊坡當為壯士飲皆裂鬚奮蝟坡執
簡寧舜柱持書每去邪柳

古今事實

慾焉得剛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養氣至剛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大剛則折

漢武帝末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捕盜賊威振州郡雋不疑曰凡
為吏大剛則折大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立功揚名永終
天祿勝之納其戒

百鍊剛

晉劉琨為段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為五言詩贈其故吏盧諶未
云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遠想鴻門白登之
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辭酬和殊乖琨心

剛腸疾惡

晉稽康與山濤書曰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其不可
二也

剛正被讒

魏暮讜切無所回畏卒以剛正為令狐綯所讒罷之

帥以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終日正言

商鞅相秦趙良見之鞅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良曰干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諤僕請終日正言可乎商君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子果終日正言鞅之藥也

古今文集

雜著

剛說

蘓子瞻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以是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間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言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八戶君亦移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

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之有罪者麟因以大
小使臣十二人付君併按欲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
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留不進諸將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
盡戮乎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預焉麟奏
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
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
於必死平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
如此而世乃曰大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尤恐不足當
憂其大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
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以遺其子總勵
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擊蛇笏銘

并序

石介

祥符間天慶觀有蛇妖極恠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
以爲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祇無敢
怠者今龍圖待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
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
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于前則蛇無異焉夫天地間有純剛
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驗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
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
卯刃在齊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武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
朱雲劔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
段大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噫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

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
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
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此笏之功也

詩話

真剛不屈

見榮卿門

雜著

係負曲

惡圓

元結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毋使為之聚
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
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皂不圓為卿
寧方為污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

或有喻之以天天無窮人不能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
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
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不圓且陷不義躬自
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
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
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
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為公植其操矛
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
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

其心以殉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惛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世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刼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爲不藝其直溷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揚德義皆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爲之小爲大之漸曲爲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圖音自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蘇林張汝世書所以自良
平亦子聞之則曰古以賦歸由全一燭全直晉子之與非賦此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性行部

清廉 貪濁附

羣書要語儒有砥礪廉隅儒行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雜婁

廉吏民之表文帝詔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 世人皆濁我獨

清 誰知予之廉正並楚詞廉不沽名柳詵家訓

貪濁吏以賄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漢詔古者大臣有坐

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簋不飾賈策囊帛櫃金孫樵文以

每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七 德壽堂

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 朱文公集

清句 冰壺玉鑑懸清秋 杜 炯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寒

露之玉壺 杜 亂山深處長官清 坡 **貪濁** 大吹何喧喧使君要覓

錢 唐漢誼 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 坡

古今事實

頑廉懦立

伯夷聖之清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萬章

仲子烏能廉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蠅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然仲子烏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不貪為寶

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不以貪為寶 左傳

受魚失祿

有鮓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震畏四知

楊震遷東萊太守道過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謁見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故贊曰震畏四知

清白遺子孫

楊震性公廉子孫長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
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父子俱清

胡威父質父子清謹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
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

羊續懸魚

見魚門

時苗留犢

見牛門

孟嘗還珠

見珠門

一錢太守

劉寵為山陰太守召為將作匠山陰有六七老送百錢曰自明

府下車犬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棄去故自扶送寵為之選一
大錢荅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

金付縣曹

後漢雷義為郡功曹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十斤謝之義
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見之金主
已死無所復還乃付縣曹

有三不惑

後漢楊秉為太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
白稱常從容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故贊曰秉去三惑

不受黃金

後漢盂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

梁鵠欲奏誅雋勳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雋曰
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遺金上聞

魏田豫為鮮卑護軍校尉鮮卑素利多以牛馬遺豫豫送官胡
乃密懷金三十斤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牛馬公輒送官今
密以此上可以為家資豫張袖而受之胡去之後具以狀聞

蜀志

藏絲付吏

晉山濤為右僕射初袞毅為高令貪濁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
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之閣上後毅事露凡所受
賂皆見推檢濤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封印如故

酌貪泉飲

晉吳隱之傳廣州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故前後刺史
多黷貨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為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
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泉所酌而飲之因
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
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
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後至自番禺其妻齋沉香一斤
隱之見之投于湖亭之水

不受米舟

有麥辭米

並見米門

裂絹為禪

見布帛門

不受梁肉

梁沈顛齊末丘荒與家人併日而食有餽梁肉者閉門不受唯采蓴苕根供食

酌一盃水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及詔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後為原州司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

袖金不受

唐李商隱為廣州都督人或袖金以贈商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受紙百番

見紙門

詐清真清

唐陸景倩為扶溝時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強清其詐清唯景倩曰真清

玉界尺

太傅致仕趙逢仕唐及梁薨於天cheng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

遺金不受

太宗在晉邸聞劉温叟清介遣使賚錢五百千遺之温叟受賜令吏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宛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錢不用况他人乎密曰太祖太祖曰執廉節鎮澆風温叟有之矣

訓鑒

一琴一鶴

趙清獻公抃初任成都携一琴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琴鶴止二蒼頭執事

不持一硯見硯門

不載一物

余靖為廣西安撫及北歸不載南方一物還

恨市白集

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筆談

不市一物

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没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即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

所須言行錄

一毫不取

劉恕道原家貧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公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與之固辭強與之行及穎州悉封而返之於光尚不受他人可知矣十國紀年序

金不敢遺見金門

謂之饕餮以下係貪濁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餮舜投諸四裔左傳

受賂加賞

漢文帝時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

坐贓百萬

陳湯先誅斬郅支单于有大功成帝時受王參妻金五十斤為其子比例上奏求封弘農太守張正坐贓百萬使人報湯為公罪得踰冬月謝千二百萬事覺免為庶人

放梟囚鳳

後漢陳耽為司徒時詔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者其內官丁賓客雖貪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有惠化者耽與曹操上言公卿所舉所謂放鴟梟而囚鴛鳳其言忠切劉陶傳

賂細布

晉王戎為待中南郡太守劉肇賂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得不坐

船載綿絹

宋孔覲為司徒長史二弟東還覲迎之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覲命置岸側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

賂紫纈

後魏封回為度支尚書鄭雲諂事劉騰賂紫纈四百匹得安州刺史除書且出晚詣回問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位為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慙去

胡椒八百斛

元載受賄賂後事敗有司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斛

遺絹二百萬

文宗時鄭注得幸後以其露事敗誅受人饋遺絹至一二百萬疋

受贓棄市

太宗朝著作佐郎盧珮坐監昇州權酷受贓棄市

受贓流罪

真宗朝著作佐郎張清以贓敗杖脊配沙門島 仁宗朝知漣水軍鄭餘慶等坐枉法自盜贓杖脊配廣南

獻楊梅仁

送牛酥並見饋遺門

古今文集

雜著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此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鮮矣若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以爲明舉乎泰山不足以爲高巍乎天地不足以爲容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爲不可殷顯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

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夫豈獨非聖人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師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冰壺誠 并序

姚元崇

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天洞徹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徹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以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水席皮洗幘緼袍空裊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登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烟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古詩

元魯山 七爰

皮日休

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輦毋遠之官宰邑無點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饑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冰蘖苦四遠聲光飛退歸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鷄黍匪家畜琴樽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絃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卧黔婁衾定立陳寔碑

吾無曾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恨不相識援毫空涕垂

德壽堂梓

廉泉

蘇子瞻

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撓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爛摩尼廉者謂我廉乃以此名為有廉則有貪有慧則有癡誰為柳宗元孰是吳隱之漁父足豈梁許由耳何淄紛然立名字此水了不知毀譽有時盡不知無盡時竭來廉泉上捋鬚看鬚眉好在水中人到處相娛嬉

律詩

上知府寇相公

魏野

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聖主詩方和親王狀始廻鎮臨求二陝調燮輟三台鳳閣須重去龍旌暫擁來下車三度雨上事數聲雷未暇瞻珪璧先蒙訪草萊幾思趨相府恐懼復徘徊

恬淡

羣書要語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人不婚官情欲減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劉子聊暇日以倘佯楚辭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隱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人所好也莊子農夫簞笠共談隴畝間

葉正則文

詩句高眠著琴枕散帙檢書簽

張籍

披書坐落花

王無功

解組

便為寒處士輕袞短笠伴春耜

歐詩

愛花林下飲愛草野中眠

蘇詩

卷之二十一

十

德壽堂梓

姚少監睡驚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

鄭守愚

踏苔行引

興枕石卧論文

賈閻仙

摘花浸酒春愁盡燒竹煎茶夜卧遲

姚少監

古今事實

為相寧灌園

陳仲子字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妻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其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之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為人灌園

高士傳

山北山南

法正傳注法正字高卿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公曹如何正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正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守遂不敢

蜀志

不愛熱官

北齊王晞為并州司馬昭帝欲用為侍中苦辭不受謂人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熱耳

但歸葱肆

南史梁呂僧珍為冠軍將軍封平固侯其先以販葱肆為業及僧珍貴其兄子棄業求官僧珍不許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但當速歸葱肆耳

逍遙自樂

徐勉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負杖躡履逍遙自樂臨也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盃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庶幾居常以待終本傳

安貧樂道

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號為安樂窩呂氏家塾

不謁貴人

陳履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坡荅李薦書

初若恬退

王荆公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郡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少時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恐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西刑獄嘉祐中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職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後章十餘上有旨令閣門吏齎勅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勅於廁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又辭七八章乃受尋除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出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內制序

歐陽永叔

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穎之間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愛日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彙見其所載職官名目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存孰亡是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談笑之一噓也亦因以誇田夫野老而已

豪俠

刺客

羣書要語曰指氣使是為賢耳

漢貨殖傳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

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私結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斷辯說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謂之遊說色取仁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勢者謂之遊行皆亂之所由生也

荀悅云

詩句稚兒任氣使聲益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都市傍

張華

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古詩

古今事實

季心任俠

季布字季心豪氣聞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爭為死

劇孟致客

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所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解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博徒能之乎

父喪致客

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

元龍豪氣

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遭亂遇下邳見元龍無主客之禮自上大牀許使客卧下床備曰今天下大亂君須憂國忘家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如我自卧百尺樓上許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

張相善嘯

張齊賢為布衣時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群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厨若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顧吾輩粗疎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他肴以指分為數段舉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怡皆咨歎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豫讓報仇

以下係刺客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在欲

殺之襄子曰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後竟殺之

聶政爲人報仇

初軹人聶政殺人避仇與毋姊如齊以屠爲事而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隙求可以報俠累者之齊齊人或言政勇仲子乃以黃金百鎰爲政毋壽欲因以報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毋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政因自披面抉眼韓人暴其屍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嫫聞往哭曰是聶政也以妾在重自刑以絕後奈何且歿身之誅滅賢弟之名遂死於尸旁

荆軻刺秦王

燕太子丹怨秦王欲報之聞衛人荆軻之賢卑辭厚禮請見之謂軻曰今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執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唯卿留意焉荆軻許之於是奉養荆軻無所不至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乃私見於樊於期曰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今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脅則將軍之仇報而且鄢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遺荆軻入秦荆軻至咸陽王大喜見之荆軻奉圖以見於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

搵之袖絕荆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王負劒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遂解體以殉

郭循殺費禕

蜀大將軍費禕歲首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循殺之禕姓費洸愛不疑於人越鶴太守張嶷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仗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爲警禕不從故及禍

盜刺武元衡

憲宗朝吳元濟縱兵侵掠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乞赦元濟上不從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刺客說師道曰客請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罷兵矣

師道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少卿奏事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宿不遜元衡叱出之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輒朝厚得不死像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撩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神策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張晏等具服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密潛匿遁去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納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

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遣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
長夏門望山而遁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境接鄧虢皆高山深
林民不耕專以射獵爲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
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
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常爲
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爲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
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
道錢千萬陽爲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
淨舉火於山中集一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臨刑
歎曰誤我事不得使京城流血元膺鞠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
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以方討
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

古今文集

雜著

游俠傳序

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
之勢競爲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
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
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隘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
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罔
踈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
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

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
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失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
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之在上示之以好
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知禁而反正乎

古詩

公子行

聶夷中

漢代多豪族思深益驕逸走馬踏殺人衙吏不敢詰紅樓宴青
春數里望雲蔚金缸焰勝晝不畏落暉疾美人盡如月南威莫
能足芙蓉自天來不向水中出飛瓊奏雲和碧簫吹鳳質唯恨
曾陽死無人駐白日

羽林行

王建

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
陵松柏中百回殺人身合死赦書上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
定鄉吏籍中仍改姓出來仍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

逢楊開府

韋應物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枿樗蒲
局暮竊東隣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雨夜長楊羽
獵時一字都未識飲酒肆頑癡武皇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
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
守撫學發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座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

韋蘇州此詩乃身在二衛目擊其類如此非自謂也正
可與王建羽林行並看韋詩格律深妙流出肺肝非學

力世言其所至掃地焚香而坐不應為人老少頓異可

見韋詩寓言耳 後村

刺少年

李賀

青驄馬肥金鞍光龍腦入纓羅衣香美人狎坐飛瓊觴貧人喚
云天上即別起高樓連碧篠絲曳紅鱗出深沼有時半醉百花
前肯把金凡落飛鳥自說來生未為客一身美妾過三百豈知
斲地種田家官稅頻催没人識長金積玉夸豪毅每揖閑人多
意氣生來不讀半行書祇把黃金買身貴少年安得長少年海
波尚變為桑田枯榮遞傳急如箭天公不肯於君偏莫道詔華
鎮長在白頭面皺專相待

少年行

李白

君不見淮南少年遊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萬終不惜
報讎千里如咫尺少年游俠好經過渾身裝束皆綺羅蘭蕙相
隨喧妓女風光去處蒲筍歌驕矜自言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
久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為知己黃金
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幾度春一迴花落一迴新府縣盡為門
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徇書受貧病男
兒百年且榮身何須徇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戰士窮儒浪作
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
不如當身自簪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

少年行

高適

邯鄲城南遊俠子自言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度報

讎身不死宅中歌舞日紛紛門外車馬長如雲未知肝膽向誰
是令人却憶平原君不見即今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
感歎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

山頭

律詩

少年行

杜甫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牀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
瓶索酒嘗

雜著 係刺客

真義士

胡明仲

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
忠必不盡雖然滔滔皆是也之人也殆庶幾乎美觀而不足於
夷攷矣使智伯有後而豫子為之奮不顧身其報仇之心未可
知也智伯無後矣氣勢無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
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
無所為而為之者故曰真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為委質事人之
法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過如是也襄子知其如此獨
無以勉而旌之乎而終於殺之何以為人臣而不懷二心之勸
哉前史列讓於俠士非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七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性行部

勇敢

勇力

羣書要語

仁者必有勇

語十四

見義不為無勇也

語一

勇者不

懼

十四 盡客氣也

注言非勇

左八

撫劍疾視曰彼烏敢當我哉

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

孟子

賈余餘勇左見小敵怯見大敵

勇

光武紀

勇力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超踰躍也

投石舉石以投摘也

吳都賦注

力能裂尾兕之革曳九牛之尾

尤憾其弱

列子

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

列子

力扛鼎手搏

熊羆猛獸

吳太子傳

批熊碎掌拉虎摧班

七啓

攫吳執猛納堅

摧剛

張平子南都賦

力盪海而拔山

文選

握鈎伸鐵撫梁易柱

鹿山隱書

詩句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

歐公

老喪丈夫勇

韓

鄭子喜談

兵魁然萬人敵

荆公

古今事實

古之勇者

卞莊子之勇

語十四

孟賁之勇

勇士

許少施巧

古捷人

秦成力

折

古壯士也見西都賦

四十不動心

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公孫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一挫若撻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養勇無懼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夫三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千萬人吾往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

事類彙編 卷之十八 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如尊乃勇

漢王尊為東平相時王以至親不奉法度尊謁見王大傳王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吊尊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色變意斫格殺尊即好謂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侍郎曰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大為尊屈

奏妓鑿骨

高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乃鑿骨置楔其間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妓進膳不輟唐高紀

石敢當

五代漢高祖劉知遠為晉高祖押衙潞王從珂反唐愍帝出奔晉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椎侍晉祖虞變晉祖與愍帝議事帝左右欲兵之知遠擁晉祖入室石敢格闖死知遠以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

射日斷蛇以下係勇力

堯時羿射十日繳大風殺窳窬斬九嬰射河伯斷修蛇禽封禘淮南子注

手裂虎兕

惡來有力手裂虎兕秦紀

夸娥負山

夸娥氏有神力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

二桃殺三勇士

齊景公畜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乳虎聞晏子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見公請去之公乃使人餽之二桃令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曰接一搏特徇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杖兵却三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君濟於河龍御左驂以入砥柱之一流是時也治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龍而殺之左操馬尾右挈龍頭雀躍而上人皆曰可伯也治子視之則大龍之首也若治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二子耻功不逮而自殺古冶子亦自殺

子春秋

螳臂能勇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御者曰虫知進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勇力矣於是回車而避之由是勇士歸韓詩外傳

投石拔距

漢甘延壽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倫等嘗超踰羽林亭樓注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者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為堅能拔取之也

折鬪牛角見牛門

空手搏熊

廣陵王育有勇力嘗於文帝太子思賢苑別圃學格熊後遂能
空手搏之莫不絕脰

西京雜記

負薪絕力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長八尺餘絕有膂力以負薪自給里人
號為一谷柴晉祖因出獵行德方入城驚新見其魁岸所負之
薪令左右數人不能舉壯其力留帳下後至節帥

談苑

三十將兵

唐李英公勳嘗言我年十二三時為無賴賊逢人即殺十四五
時為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為好賊上禪殺人三
十領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也

古今文集

雜著

倡勇敢

蘇子瞻

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不變者有見虺
蜴而却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
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
心翻然其色勃然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
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不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
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
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
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

原力

以下係勇力

劉禹錫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紉迹之于傳傳吏適傳呼曰乘駟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噐之謂宜爲瓜士獻言于上有旨趣于京師頃其至則乞焉五輩咸碩其體毅其容動睛睥如曳趾岌如顧瞻遲回飲啜有聲泗濱守伾由將授也說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傍如無人中若有馮有盪舟如沿者挾鼎如飛者絢鍵如麻者開兩弧而脉不僨者屣巨石而齋如流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于上也異日話於儒家者流有客悱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之不過夸胡人而戲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袂服我之力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繫六羸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由驛其駢臠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滿其輪鶴其書矣予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大小迭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子不能齊也客於邑垂涕洟劉子解之曰屠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王於山俟知於獨見也貪曰得鼓則刀利要歲計而韞積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我與歟

等子本鼎子

程泰之

今衛士扈駕清道者其著籍名爲等子誤矣東方朔傳夏育爲鼎官顏籊注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今殿前舉鼎者也然則今之衛士以力選而誰何犯蹕者當爲鼎子不應爲等子也若謂

等為差等之等而取其軀幹中尺寸則凡今軍人不以長短率中等乃得刺補何以獨此曹名等子也 演繁露

精敏

聰察 遲鈍 疑惑 遺忘 錯誤

羣書要語

文理密察 中庸

聰察

明察秋毫 孟子

苛察繳繞 馬遷

傳

察見淵魚者不祥 列子

吹毛求疵 中山靖王傳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易

汝則 易

莊云

有大疑謀及卿士 洪範

蓄疑敗謀 周官

河冰合須狐聽而行 征

記

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稱狐疑

漢文紀注

羣疑蒲腹衆難填冒 諸葛亮傳

積滯群疑渙然冰釋 魏文紀注

北史儒林傳

遺忘 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

魏文紀注

詩句

穴覷騁精察 孟

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 孟

遲鈍 隔事透

回種種遲 后山

疑惑 撥蜂滅天性拾塵貳孔顏 陸士衡

遺忘 尋

前顧後失得一念十忘 杜

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 坡

錯誤 仰面

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杜

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 坡

古今事實

事用繩墨

諸葛武侯所至營壘井竈園囿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如始至

履展得任

邈超曰吾嘗與謝玄共在桓公府備見其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

竹頭木屑

陶侃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鮮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一裝船其縮理微密皆此類

屬辭敏贍

梁朱异為散騎常侍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勅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議詳斷填委於前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間諸事便了

目覽耳聽

宋劉穆之內揔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受

五事隨舉

隋劉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霹靂手

唐裴琰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叅軍命書吏數人連紙須臾剖斷立畢時謂之霹靂手

啓其告訐

趙廣漢為潁州太守教吏為詬甯甯及得投書剖其主名託以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家家結為仇怨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

知守令事

北齊邢邵字子才為西兗州刺史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八 八
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東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知所以

遣人察事

李輔國置察事數十人潜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按唐陳敬暄多遣人歷縣鎮詞事謂之尋事

佩弦自急

見佩門以下係遲緩

見事遲

范睢與秦謁者王稽入秦逢丞相穰侯行縣睢曰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我且匿車中穰侯至勞稽因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俱來乎稽曰不敢即別去睢曰穰侯智士而見事遲鄉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

識性遲速

見解字門

遲頓

翟方進別號遲頓不及事

疑竊缺

人有亡缺意其鄰之子視其行竊缺也言語竊缺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缺也伐而得其缺他日覆見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缺列子

海鷗不下

見鷗門

曾參殺人

三人言虎

一國三公

晉獻公使士蔿築蒲屈未就公子夷吾以告公怒士蔿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史記

孟賁狐疑

漢蒯通說韓信曰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儻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計誠知之而決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走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雖有舜禹之智嘿而不言不如瘖子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

明珠闇投

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眦

盃中蛇影

見飲酒門

病忘

以下係遺忘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

音聖

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

忘行在室則忘坐曾有儒生能治之試屏左右獨與居室士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注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列子

善忘

元帝為太子體不安忽忽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娛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疾復乃歸漢書

壯而迷忘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一
以為黑饗香以為臭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

小忘大忘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徒宅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為諂事其君樂須臾而忘終身之憂

家語

誤對忘諱

石勒治門門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翊問走馬入門為何人翊惶遽誤對忘諱曰有醉胡乘馬馳來即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

卿自難記

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乃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

國史纂異

忘其前語

漢師丹會有上書言古者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故貧宜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

忘記還家

北齊劉臻位儀同性惚恍耽經覃思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臻住城南訥住城西臻嘗欲尋納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從者謂臻欲還家於是引之而去既叩門至尚未悟謂至訥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可出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

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忘記易帽

客有造胡文恭宿者具公服鞞版而忘記不易帽胡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色動 呂氏家塾記

狀忘書名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別錄

誤書舉燭

見書問門以下係錯誤

唱名誤字

東漢王愔典選令史唱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深自呼其名愔曰盧郎朗潤所以如玉

書馬恐誤

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畏雖抱皆如是

誤筆為蠅

見書問門

誤達空函

見書問門

聚鐵鑄錯

羅紹威帥魏博以牙軍驕恣盡殺之由此勢弱為梁祖所制乃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鑄一箇錯不成也

古今文集 闕

儉約 奢侈

羣書要語 儉德之恭 禮 君子以儉德避難 否卦 節以制度不傷

財不害民 節卦 儉不中禮 詩唐風 禮與其奢也寧儉 語 儉則固

昭其儉也 昭 三寶二曰儉 老子 奢侈奢則不遜 語 驕奢淫泆

所自邪也 左

詩句 腸肚習黎莧 韓 衣故有懸鶉 杜 奢侈肯隨胡質嬌方惡馬

融奢 柳 自古幽并重豪俠只應行樂費黃金 歐

古今事實

怒拔園葵

昔公儀子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前董仲舒傳

公孫布被 見被服

一錢不貸

王符傳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朽食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

燭下散籌

司徒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償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家貲

賣李鑽核 見李門

食有三九

庾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即貧食常有二十七言三九也 齊書

一食二九

魏季崇家富而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李元祐曰季令公一食十八種謂二韭十八

世說

自繫衆鑰

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

周太祖紀

數米秤炭

常莊性慳數米而炊秤炭而爨

唐

爛蒸去毛

見燕會門

舊青幘

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

時家貧末一練作衾襪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

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

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幘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

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敝何憂且

不忍處之久而以敝復棄也斬者愧之

無地起樓臺

處士魏野贈寇萊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見投贈門

及上即位比使至賜宴兩府預坐比使歷視坐中間譯者云誰

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谷丁謂使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

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

政要

一麪一飯

杜正猷公衍食於家惟一麪一鉢或美其儉曰其本一措大名位壽福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為措大何以自奉

食不過味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侯鯖錄

費與事稱

范文正公仲淹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為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書所為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愧恥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枕

貴亦尚儉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令公受俸若此雖自奉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為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聞見錄

既貴而儉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相留云喫飯了去飭子弟子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韓莊敏遺事

貴不忘貧

范文正公既貴常以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其旨未嘗充也今而得享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以蚤世吾之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遺事

漿酒藿肉

以下係奢侈

鮑宣疏曰陛下多賜董賢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注視酒如漿視肉如豆藿

金為彈丸

韓嫣好彈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語苦饑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取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西京雜記

人乳飲狔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襦以平擎食蒸狔肥美異於常味帝恠而問答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

兒口承唾

符堅從兄朗初過江常與朝士燕時賢並用唾壺朗欲誇之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裴景人晉書

蠟薪錦帳

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綉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粘糗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綵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

步障五十里以蔽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嘗以珊瑚樹賜愷高二尺許枝柯扶踈愷以示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多恨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恍然自失

水碓三千

石崇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水碓三千餘區他珍寶貨賄皆稱是

玉鳳金龍

晉元保奢侈嘗云石崇庶姓猶能盡卯雕薪元保窓戶以玉鳳銜鈴金龍吐旆

洛陽伽藍記

媵妾數千

陶侃媵妾數千家僮數千珍奇寶玩富於天府

日食萬錢

見食物門

象檀造床

梁魚容性侈靡車馬服玩皆窮一時之麗嘗以象齒檀沉造一眠床四面週匝皆用銀鏤金花寶鈿四脚別以金蓮花捧琥珀龜背肩床脚也

六逸清談

杯羹三萬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俱黃朱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即棄其滓

括異志

胡椒八百斛

見貪濁門

肉陣遮風

事類彙編 卷之十八 十一
德壽堂
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紙破銘

見余枕門

司馬君實

同前

訓儉文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勞吾心獨以素儉爲美人皆強吾固陋吾不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德疑是以儉爲美德今人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爲多靡走卒類士服農夫攝絲屨吾記天聖中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五行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蒲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于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歎曰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真宗遣急召之得於酒家旣入問其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柰何飲于酒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果肴 就故酒家之

觴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小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果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既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慾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慾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德之共也奢則多慾君子多慾則貪慕富貴枉道迷禍小人多慾則多求妄取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桓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饜簋朱弦山檠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鮑知其及禍及戚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王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習其家風今多窮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舉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所知前輩之風俗云

儉德帖

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衰病多因飲食過度以致近覺肉多為害尤甚自丁巳正旦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一

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飭如是菜羹熟水下飯即肉飭不得
用大楪只用菜楪大小一般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寬
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方一筮等
如有愛親之心切宜深體此意

律詩

書懷

白居易

吉凶禍福有來由俱與深知不欲憂只見火光燒潤屋未聞風
浪覆虛舟名惟公器無多取利是身災合少求唯異匏瓜難不
食大都只足便宜休

雜著 係奢侈

戒奢侈 係奢侈

柳北

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實氏女歸請白玉工貨一釵奇巧
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爾豈於女惜但一釵
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
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
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為賈相餽門人最密
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
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
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
不知恩權赫勢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
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
於墻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

端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九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性行部

愚拙

羣書要語下愚不移語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同上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漢書愚而好自用禮哲人之愚詩拙巧詐

不如拙誠傳子

詩句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杜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坡

拙用拙存吾道杜本欲將勤補誰知弄巧成杜謀身拙為安蛇

唐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九

愚

足 韓滉

古今事實

回如愚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柴也愚

子曰柴也愚參也魯

邦無道則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愚公移山

北山愚公年九十欲平行行王屋二山或笑之愚公曰我死有

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賈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操蛇之神聞之惧其不已告之於帝帝命夸娥氏二子

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列子

晁錯愚

楊子或問晁錯曰愚

屠龍無用 以下係拙

宋涇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以學屠龍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莊子

拙於用大

莊子曰夫子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藥者世以泝澠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為泝澠統不

過數舍今一朝為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
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
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汧澣統則所用之異也

畫蛇添足

昭陽為楚伐魏移師攻齊陳軫與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
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謂
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
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
子安能為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令公攻魏破軍殺將又
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為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去歸

拙於用多

潘安仁閑居賦序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
書之題於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昔和長輿之論
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證方今俊
又在官自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

拙於用長

周弘叔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世說

古今文集

雜著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
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

事文類聚卷之十九

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一二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抵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審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透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能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泮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愚齋記

唐子西

元符三年洛陽蘇公通守南隆治書室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愚而屬其爲之記某言於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顏子之愚有高柴之愚有審武子之愚揚子以晁錯爲愚柳子厚自以爲愚顏子之愚老子所謂盛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所謂不

及者也。竇武子之愚，則詩所謂亦維斯戾者也。是錯之愚，則語所謂古之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方冊，有不可誣者。文章學術為百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必稱韓柳而自以為愚可乎？然正元之黨，雖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不悟也。謂之不愚可乎？是數子者，其愚固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為高柴之愚，則才非不及於道，以為竇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逢於時，以為是錯之愚，則無吳楚之變，以為柳子厚之愚，則無伍文之事，其將處公以顏子之愚，則公豈有意乎？公生平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既已自得於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皆卓然有立，其長子大壽以文學知名於時，而公猶以愚自處，此真有意於所謂盛德者歟。傳曰：「胎顏之人亦顏之徒。」公何辭焉？請以是為記。

拙賦

以下係拙

周茂叔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嗚呼！天下拙刑政，撤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拙軒頌

黃魯直

覓巧了，不可得拙，從何來打破砂盆一問。狂子因此眼開，弄巧成拙，為蛇畫足，何況頭上安頭，屋下架屋，畢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養拙堂記

洪景廬

人必有所養，以直養氣，以蒙養正，以知養恬，以寡慾養心，以靜

養生以義方養子以善養民以學養士以法制養兵以節養財
 養木於山養禾於田養牛羊於牢養鷄於埘養魚於淵養龍於
 江海養萬物於天地繇書契以還亘古往今來之歸理具是矣
 一失所以養則位養祿勢養交敖侮養高酒食養口體養姦以
 誇養盜以竊養虎以貽害養莠以蠹穀養鼠以齧養蠅虱以蕃
 瘙養癰疽以戕身觀其所養孰得孰失蓋無待於龜卜而燭炤
 獨未聞以拙自養者也今朱君先覺以養拙名堂吾誠不知其
 說拙於用大乎拙於作偽乎拙於政乎拙於巧乎拙於謀已乎
 拙於官乎不龜手之藥不免於泝澣統夫固有所不用也與人
 無戟級安事偽奉職非追科固不落道州之下考浮湛里閭間
 望望若營四海妻子滿室竈突或過中不煙居官得養錢漫不
 作明日計巧而謀者若是乎春秋五十六墮儒衣冠秩祿未脫
 八品擢財從事外臺居之泊如稱意自得豈所謂優游以養拙
 亦頗有槩於潘安仁者乎杜子美之詩平度堂匪華麗養拙異
 考槃先覺蓋出諸此既又作詩五百二十言道所以賦名之意
 予不暇續也故極引其義而暢之先覺其免旃毋輕用拙

古詩

詠拙

白居易

所稟有巧拙不可改者性所賦有厚薄不可移者命我性拙且
 蠢我命薄且屯問我何以知所知良有因亦呼學兩足學人踏
 紅塵從茲知性拙不解轉如輪亦曾奮六副曼飛到青雲從茲
 知命薄摧落不逡巡慕貴而厭賤樂富而惡貧同出天地間我

豈異於人性命苟如此反則成苦辛以此自安分雖窮每欣欣
葺茅為我廬編蓬為我門縫布作袍被種穀充盤飧靜讀古人
書閑鈎清渭濱優哉復游哉聊以充吾身

女效邪

諛佞

阿附

羣書要語崇信姦回秦誓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我乃剝殄滅之盤庚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天官阿附有鳥

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風則葭折而巢壞所託者弱也稷蜂

不攻社鼠不燠其所託者然也莊子諛佞則諛賈策阿諛

順旨要領絕嚴光書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詩諸公貴人既志得

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韓文王君

言句猖狂百恠起冠裾稔回慝孟德黠老狐怒言嗾鴻豫

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

直為狂癡陸萬事稱好司馬公山谷

古今事實

順旨進讒

周堪張猛為恭顯等所譖元帝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
能幸稱舉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卿何
耶興者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
州里亦不可也上由是疑之

誤天下蒼生

王衍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

...

事文類聚卷之九
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不覺姦邪

唐德宗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清忠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

防其問病

見疾病門

內實狡黠

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貌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詖諧上益信愛之也

教盪君心

仇士良請老中人與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天子不可令閑暇閑暇必觀書見備臣減玩好省游幸昔屬恩且薄而權輕矣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以毡獵聲色盪其心使不得息則萬機在我云云眾再拜

論事爽約

趙憬之入相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為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已而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帝怒形于色憬默然無一言贄罷為太子賓客

為高麗舞

楊再思為宰相阿合取容兄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縠綬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九 復言堂
節蒲座鄙笑昌宗以姿貌偉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
正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耻類如此

詞頭醜詆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
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
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囑勉爲之然其中語
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
晏元獻公當國子京爲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
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晏召宋出妓飲酒
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
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余醒猶在觀者亦
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亦慨然而去

言荆公奸

嘉祐初王介甫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蘇明允
與之遊而介甫亦願交於明允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
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明允獨不往作
辨奸一篇以譏之

言荆公奸

呂獻可中丞於熙寧初荆公拜叅知政事日力言其奸每指荆
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温公
初不以爲然至荆公虐民亂政公悵然曰呂獻可之先見余不
及也然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在獻可之前十余年矣豈温公

不見辨奸也

聞見錄

舐痔

見疾病門以下係阿附

問病獨留

見疾病門

阿附為累

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太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毅之徒皆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憲敗固死獄中

正直所羞

馬融初應大將軍鄧騭辟乃上廣成頌忤鄧氏後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於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頌為正直所羞時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

誰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出五侯家

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驩心

能駕馭卿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温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温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郭尖

後魏郭景尚遷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呼為郭尖

海市蜃樓

海市蜃樓

海市蜃樓

海市蜃樓

海市蜃樓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請託如市甲第奢侈李湛曰比海市蜃樓比耳豈長久計耶未幾禍及

隋唐遺事

沐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進士張彖者力學有大志或勸謁國忠以速榮顯彖曰爾輩謂楊公之勢可倚如泰山耶吾所見乃冰山耳皎日大明誤人必耳後果如其言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士趨附陽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中矣

大寶遺事

嘗糞

兄疾病門

因巫得相

趙彥昭本以權倖進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學之常衣婦服乘車與妻皆謁其得宰相巫方也

為奉溺器

宋之問傳張易之等寵甚之間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詩篇盡之間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

簾外教婢

宋之懸為連州叅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在簾外唱吟自如

不欲冷語

孟蜀時潘在廷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語冰人耳

外史禱杭

一綱打盡

蘇舜欽監奏院因十月賽神會館中司列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會杜皆坐斤劉謂時宰賈昌朝曰為相公一綱打盡 張師正

古佞人 以下詠諛佞

蜚廉惡來輩等 紂時佞人 皆作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東方朔

傳 雷開佞人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 楚詞注

望塵雅拜 見迎送門

滿座皆悅

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許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

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香蘭香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也 朱子語錄

每言輒佳

司馬徽字德操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之曰人質疑問君一皆言佳豈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言亦復佳 世說

哭貴妃悲 見國哀門

果為佞人

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模稜兩端

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位數歲作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直明白模稜持兩端可矣時謂之蘇模稜

代犧禱疾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求福消災闇朝隱詣少室山時為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厚賜然亦鄙其為人易齋笑林

善佞

大曆中荆州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家鼠穴亦佞嘗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初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大虫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

為時相放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皂吏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閑詩什於是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每一鴿一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侯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之曰或對曰虞侯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東軒筆錄

為宰相拂鬚見鬚門

妄認舅甥

故相魏仁浦在中書陶僕射穀自言出於魏氏遂拜仁浦為舅

每見仁浦望塵輒拜其便佞如此

願相公遠佞

王荆公初為叅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為館職亦在坐曰為政必先放鄭聲况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東軒筆錄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荆公遣人喻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聲曰願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辨奸

王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拾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潮此人之至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惟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愿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

古今文集卷之十九 辨奸 王叔子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十九 德壽堂
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
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運命論

李蕭遠

凡浮世苟合之士遽際感施之人俯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
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為精神以
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
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
衣服矜其車馬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為得矣蓋見
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
胥之鑄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
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
不知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丐論

元結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
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柏為
友座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
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十能聽于吾既與丐者相
友論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耶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
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受邪佞丐
權家婢類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賤於刑丐命命不可
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
者丐家僕於僕圍丐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敢丐妻子而不

辭有如此者不為羞故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矐荷扶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跡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幸不在山林亦宜具矐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耻庶幾時世始能相容吾子無驕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為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詩話

詩刺姦邪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宰相意遂承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 頭求富貴沒此巴鼻便姦邪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矐飾偽行范蜀公詠假山詩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後山詩

詩刺阿附

是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一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飮隨賡蔡子詩此回休崛強凡事且從宜朱語錄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九



賈蔡子精北回林賦起孔專且益宜未詳

吳以蘇對來亦相樂相如亦一人以精牌之曰早步未聚相觀

精陳同州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性行部

滑稽

嘲謔同

羣書要語滑稽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亂

異同也索隱注談言微中亦可解紛滑稽傳序依隱玩世說時

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楊子嘲謔謔浪笑傲終風善戲謔兮淇澳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商婁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辱楊子

詩句初喧或紛爭中靜惟嘲戲韓一時供坐笑百恠變忘談坡

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

坡

談辭最詼諧發口如有神

荆公

古今事實

晏子使楚

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爲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及嬰坐左右縛人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爲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爲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晏子春秋

淳于髡諷齊

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婁滿篝汚邪滿車五穀皆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壁十雙車馬百駟

優旃諷秦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桎楯者皆苦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我即呼汝汝疾應以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楹大呼曰桎楯即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桎楯者得半相代

優孟諷楚

優孟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
槨大夫禮葬之優孟曰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
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
曰請為大王以六畜葬之以壘竈為槨銅歷為棺齋以薑棗薦
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
屬太官

優孟效叔敖 見父執門

智囊

秦樛李子滑稽多智號曰智囊

方朔諷武帝

東方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 本廐之御騶也

宋儒 短人也 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

曹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
臣等上召問朔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三尺餘奉一囊
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
不可用罷之無令索長安米上大笑稍得親近

弟子嘲師 見師生門

折字相嘲

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啣闕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
因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月勾身虫入其腹奉
曰不當復說君吳耶徐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一 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對

馬矢鷄卵

吳諸葛恪字元遜吳太子喞恪曰元遜可食馬矢卿使人食鷄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口中狗竇

張玄祖八歲齒虧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復何為狗竇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

牽船操櫓相戲

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操櫓劉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裴啓胡語

乞兒乘車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謂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以祖相譏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在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少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充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發怒曰賈充天下克克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克克純曰高貴卿公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自疏

免官

以名相戲

晉孫盛子放字齊莊年七八歲與父俱從庾亮獵亮曰君亦來
 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放曰欲齊
 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放曰仲尼生知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
 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問曰安國何在答
 曰庾稚恭家爰客笑曰諸孫太盛有如此兒放曰未若諸庾翼
 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以犬相戲

晉張天錫嗣位涼州時符堅彊盛天錫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
 江左尅日大舉博有口才大司馬桓溫甚稱之當大會溫使司
 馬刀彘嘲之曰君是韓盧後溫笑曰刀以君性韓故相問他自
 姓刀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為刀也一坐
 推歎

以藥名戲

謝大傳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
 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為遠志出則
 為小草謝公殊有愧色世說

強辯為戲

習鑿齒嘗與孫綽共行性通率好譏調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
 之沃之尾石在後鑿齒曰歎之颺之糠秕在前

戲其口吃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爲是幾艾鄧答曰鳳
兮鳳兮故是一鳳世說

肥瘦相戲

沈昭略性狂見王景文子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
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大笑曰瘦也勝肥狂又勝癡宋史

以姓爲戲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曰有言則証近犬便狂加頸足爲馬施角
尾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答曰
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

酒瓶加帽

便魏元孚爲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
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餘一斛瓶上皆加帽欲戲孚孚見
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人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
持酒歸周文帝撫掌大笑

戲稱妳母

宋何承天年老爲著作佐郎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
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妳母邪

因人加號

宋王玄謨傳孝武狎侮羣臣短長肥瘦各有比擬多鬚謂之羊
顛師伯缺齒號曰齧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宗靈秀體肥每一
集會於坐賜噐服飲食相係欲其占謝傾陪以爲歡玄謨太原
人受老儉之目嘗爲玄謨作四時詩革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食

鮑醬調秋菜白醴解冬寒

尊名何戲

宋王彥子綯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曰可改郁郁乎文哉綯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我獨詐善

張湛矜嚴好禮雖遇妻子若嚴君焉人或謂湛偽詐湛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

以何姓戲

隋何妥年八歲游國子學助教顧良戲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以柳姓戲

隋柳調爲侍御史楊素見調曰柳条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有可取公不應發此言素甚奇之

嘲姓麥竇

隋麥穢杖爲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穢杖曰麥豈不殊何忽相恠威赧然無以應之

嘲臀大

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臀闊李勣謂曰封道弘汝臀斟酌坐得卽休何須爾許大

啓顏錄

以論語戲

隋侯曰機辯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路旁有槐樹顛顛欲死素曰

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格顏錄

姓虞嘲愚

陳虞寄年數歲客有候其父遇寄於門嘲之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慙

口缺目翳

方子瘦而免缺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于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騰撫言

耳大自笑

節度李忠臣因奏對德宗謂曰卿耳長大貴人也忠臣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徐肺沈脾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食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語錄

喜談諧

李濤喜談諧不修邊幅周世家

九百相戲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詬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其右曰此亦九百歸田錄

以鵬賦相戲

...

楊大年初與客碁石資政中立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買
誑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
對以臆 歸田錄

文嘲俗忌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
下德邁丸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
公以爲大笑而易之 歸田錄

以猴牛相戲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延賓客一時名
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
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最骨立亢目爲猴二人
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
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大笑 歸田錄

作賦爲戲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玉沂爲第一賦盛行於世其
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慾之可求織草何知尚薰猶之相假
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
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歸田錄

時語相呼

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踈瘦如削二公皆兩
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于時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
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阜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

兩袖郁然蒲室濃香有竇文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也

歸田錄

以姓名戲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

歸田錄

以姓名相謔

石中立參政滑稽有上官泌郎中勸以慎口對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

該聞錄

園外狼

石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者曰縣官曰破肉五斤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及不及此獅子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園外狼焉敢望園內獅子乎眾大笑

涑水

出令相謔

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赴筵設葷酒自如令楊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個古人姓名爭一物沙門曰古人有張良有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曰禹傘次公曰古人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蘆由曰由葫蘆錯曰錯葫蘆

漢隱

以名相謔

劉攽嘲王覲云汝何故見賣覲曰賣汝直甚分文攽早朝王復戲之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

以姓名相謔

劉攽姓滑稽熙寧中為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
 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馬默為臺官彈奏
 邠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
 市易曾布劾其違法及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攽曰豈意曾子避
 席望之儼然乎嘉問字望之 卷游雜錄

譏不見知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荆公公曰好個翰林學士某久以此
 奉待公曰撫州出杖鼓鞞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
 保之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
 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視熟而歎曰你早作聲
 我不棄汝 后山談叢

跌碎石學士

石曼卿善戲謔嘗出御者失鞞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
 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百家詩

鼻孔陷

世以癩疾鼻陷為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子瞻曰少壯讀書頗
 知故事孔子常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趨捷
 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
 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
 塔坐者絕倒 后山叢談

夾註轎子

施道民為孫威敏所黥既而復得為民借小字軍人肩輿而出

曾子固見之曰好一隻夾註轎子聞者為絕倒

志林

解書為戲

王介甫多思而善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常與劉貢父食輟筋而問曰孔子不徹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徹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恠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言記之以為後世君子一笑

志林

頭閉安帽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幘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閉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古今詩話

嘲縮頭

祖廣行嘗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叅軍如從漏屋下來

續世說

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

同列相謔

翟資政公巽喜嘲謔初為祕書即同列多見侮謔時俞尚書與亦同在省中嘗會飲明日翟自外至抗聲問曰余稟安在眾愕然余亦自失翟徐曰吾聞昨夕餘瀝欲復飲耳眾始大笑他日

或諫止之翟曰同列相嘲戲三館之舊也吾欲修故事耳豈得已哉平日談論喜作才語雖對使令亦然為中書舍人時後省有庖者藝頗精翟亟稱之後更憚怠眾以尤翟翟不得已呼使前責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賞而敢疎慢如此使眾人以責膳夫之罪歸汝主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者竟不解為何等語也 却掃編

嘲清涼傘

劉子儀三入玉堂望大用頗不擇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餌一服清涼散謂兩府方得涼繳也 詩史

官位相謔

關灑子容推官才俊而容止不揚持服中過南徐客次見一緋魚朝士偃坐關揖而問之彼疑關為攫徒因謔關曰太子洗馬高垂魚良久復詢關關荅以某之官乃是皇后騎牛低釣鰲朝士駭曰是何官位關笑曰且欲與君對偶親切 泊宅編

八百不死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論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蘇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

十猶癡 后山詩話

招飯相謔

文潞公說頃年進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東於任曰來日請餐晶飯任不曉厥旨如約以往將日中方具糲飯一盂盧服監各一盤餘更無別物任曰何謂晶飯郭曰白飯白蘆服白監豈非晶飯耶任勉強食之而退任一日復致東於郭曰來日請食毳飯郭亦如約而往迨過日中迄無一物郭問之任答曰昨日已曾上聞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蘆服也毛監也毛只此便是毳飯郭大噱而退蜀人至今為口談俗呼無曰毛

杜園熱熟

陳和叔為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為質朴時號熱熟顏回時孔仲舉對制策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既而被斥和叔曰孔生直杜園賈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賈誼好對熱熟顏回

譏趨時好

歐陽永叔在政府以詩寄穎陰隱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既而介甫秉政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秩舊治春秋著講解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盡諱其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詔令所在青苗本錢權行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 倦游錄

嘲爭閑氣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

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戶門何暇爭閑氣耶請妙搯大士看此一轉語

志林

燠糟鄙俚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喻司馬諸孤不得受予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公孫談圃

以書語戲

呂嘉聞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荆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既罷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放闢而歎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望之嘉問字也

以名屬戲

賈黃中為相盧多遜作叅一日府畿有蝗虫盧曰某聞所有乃假蝗虫賈曰亦聞不傷稼但蘆多損耳

文酒清話

以名相戲

姚峴滑稽姚南仲廉察陝郊峴以宗從見之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

因錄

戲舉自代

劉放與王介爭舉人用畜字事贖金時雍子方為開封推官戲曰據罪名當決臀杖十三放曰吾已入文字云切見雍子方身

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東軒雜錄

屬對相戲

魯宗道直龍圖閣時濟陽公方用事一日以公事造其第盤碎之際丁謂曰學士拜時衫窄地應聲答曰侍中宴處幙漫天時丁有異心神悸膽衄殆不能支

聖宋掇遺

汗淋學士

王平甫學士家幹魁碩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東軒雜錄

坤賦為戲

張亢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曰非講經之坐主即傳法之沙門

東軒

口吃被嘲見門

文人相嘲

見文章門

種胡荽穢語

冲晦處士李退夫者為事矯恠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荽俗傳須主人人口誦穢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

云不絕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曾

云上聞皇祐中館閣或談話則曰宜撒胡荽一巡

湘山野錄

以論列為戲

元城先生為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先生再三論列不降出劉貢父為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曰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論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謂是暗箭子

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啓齒先生素嚴毅亦有笑容渙隱

朝好水利

王荆公好言水利有小人諛曰决梁山湖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荆公笑而止予以為類優梅滑稽漆城難為蔭室之語故書之聞見錄

嘲狀元

上庠錄政和丙申殿試何臬為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風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恠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直何郎榜眼真潘郎第三人真郭郎也

試經為戲

潭州試經童試官舉經頭一句曰三千大千時一闍童誦不通因操南音上請曰覆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耶無世界耶聞者大笑

娶婦行令

村俗娶婦禮夕有秀才曹吏鑿人巫者同集行令取本藝聯句曹吏先曰每日排衙次第立鑿人曰藥酒有温凉寒燥濕秀才曰夜深娘子早梳粧巫者曰太上老君急急急

就人乞錢

有人家富而慳從弟入京告行不得已與千錢一壺作簡曰筋一條血一壺右件追肖獻上伏惟鐵心肝人留約

歇後語

德壽堂梓

有頽民因天旱盜決人水灌田爲主者執赴伏罪狀云右某只因天亢律呂調切慮田苗宇宙洪遂偷某人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念某不識始制文今來其認弔民伐一聽本官忠則盡

戲人性急

有人性寬緩冬日共人圍爐見人裳尾爲火所燒乃曰有一事見之已久欲言之恐君性急不言恐傷君大多然則言之是耶不言之是耶人問何事曰火燒君裳遽收衣火滅大怒曰見之久何不早道其人曰我言君性急果是乎

一蠃不如一蠃以下係艾子

艾子行於海上見一物圓而扁且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蠃也既又見一物圓扁多足曰此何物也曰螃蠏也又於後得一物狀貌皆如前所見而極小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越也艾子喟然歎曰何一蠃不如一蠃也

求得效方

艾子事齊宣王一日而有憂色宣王恠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雖在朝所心實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共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賜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愀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辱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首蓓爲饋

齊地多寒春深未孳甲方立春有村老挈首蓓一筐以饋艾子

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罷即割以餽驢也

噉出四臟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惟以險事怵之宜可誠一日大飲而噉門人密袖彘腸致噉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熱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况四臟乎

明年同歲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媪相與讓路曰媪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鞋植爲核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生乎艾子曰鞋植乃其核也

好畜古器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番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愜以爲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古公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箠也蓋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貲悉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梳一隻曰席與杖皆同時物固未爲古也此梳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于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爲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

宅資用盡去致無所衣食然好占之心終未忍捨三噐於是披
哀公之席持古古之杖執舜所作之椀行丐於市曰衣食父母
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

辯鈴鐸

營丘有士性不通慧每事多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
曰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
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回避以藉鳴聲相聞
使預得回避矣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上夜行
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高巢以糞
穢狼籍故塔之有鈴所以驚鳥鵲也豈與車駝比耶營丘士曰
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

恠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縮線偶爲木
枝所縮則振翼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
丘士曰吾嘗見挽卽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
所縮而便尋索也但不知挽卽之足用皮乎用絳乎艾子愠而
答曰挽卽乃死者之導也爲死者生前好詰難故鼓鐸而樂其
尸爾

用鴨搏兎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用
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邯鄲幾拔艾子問之曰
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鳧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鳧不
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于地至三四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

也殺而食之乃其分柰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為鶻可以獵兔爾乃鴨耶鳧舉掌而示笑而言曰看我這脚手可以搨得他兔否

蝦蟆無尾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有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龍也故俱誅而哭泣蝦蟆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一首又一首

艾子為詩一日行齊魏間宿道旅夜聞鄰房人曰一首也少間又曰一首也少間又曰一首也此曉六七首艾子意其必詩人

清夜吟詠兼愛其敏思凌晨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危羸若有疾者艾子深惑之豈有是人而能詩乎抑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辭曰某負販也安知詩為何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唱曰一首也須臾又曰又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曰君誤矣昨夜每腹疾暴下尋紙不及因污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汚手故云耳非詩也艾子有慚色門人因戲之曰先生求騷雅乃是大儒

舞曲報德 以下係蘇黃滑稽帖

蘇曰杜黃裳少年好行陰德枯骨輒葬之鬼輒報德或獲寶劍或獲葳蕤士有效之者見一枯骨綿袍而葬之忍寒至三更鬼嘯於簷曰秀才會唱涼州伊州否僕是開元中梨園舞旋意待

與秀才舞箇曲破聊以報德

夢太真妃

黃曰有舉子宿馬嵬坡店夢太真他日舉子故投暮而宿此店遂夢幡綽

河神所侮

蘇曰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為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黃齏無處消破耳

作齏賦

黃曰范文正公少時作齏賦其警策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嘗忍窮故得齏之妙處

夜卧蓋薦

蘇曰貧家無閣藁薦與其露足寧且露手君觀吾儕有頃刻離筆硯者乎至於困睡猶似筆也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蓋輒答云藁薦嫌其太陋撻而戒之曰後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出見客而薦草挂鬚上兒從後呼曰且除面上被此所謂作偽心勞日拙者耶

貧欲學富

黃曰有二士並鄰一溫一寒晝相呼坐門臬溫士之妻遣兒來告曰燭已熟當云何士曰斟酌下水蓋作羊羹也寒士之妻少焉亦遣兒來告曰燭已熟當云何士亦效之曰斟酌下水兒拊

掌曰豈不成馬料耶

喫衣着飯

蘇曰無糊縮以桑柴灰水煮爛更以清水煮脫灰氣細研如粉
酒煮麵糊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丸治風壯元此所謂
着飯喫衣者也或問飯非可着衣非可喫答云所以着飯不過
為窮所以喫衣不過為風正與孫子荆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未
喻曰夜寒蓋藁薦豈非着飯也耶

同前

黃曰治衄血燒錦與茜繒治陰陽燒禪乃喫衣也余在北都大
雪中見妄通卒數十皆藏麥稍裏出其面乃着飯也

此東坡山谷禮闈中試筆滑稽也蓋莊周惠子不幸并
相遭者或問二先生語何經見予曰坡谷聞之憑虛公
子憑虛公子聞之亡是公亡是公聞之非有先生廬陵

楊萬里書

諱道為說

以下係籍川笑林

吳取善

五代叔馮瀛主門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
道字是他名乃曰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雖貫猶同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甚不平其破頭
云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謂曰
以屎罐對油筒宜乎黜落

孝經策題

有錢塘葉生為太學官無學識有學士假作無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韋昭王是何代之王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行在孝既曰夫子沒而又何以有鯉趨而過庭

好占便宜

有人說話好占便宜嘗曰我被蓋汝被汝氈蓋我氈汝若有錢相共使我若無錢使汝錢上山時汝扶我腳下山時我扶汝肩汝有妻時俾我睡我有妻時我共眠汝從此誓時我死在汝後我違此誓時汝死在我先

新守宴語

有太守初視事三日大排樂人口號名為報吏民須慶賀災星退去福星來太守喜問誰所撰對曰本州自來舊例

酒令

有儒道釋吏同酒席行令取句語首尾字一同儒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道士曰道可道非常道釋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吏曰牒件狀如前謹牒

古今文集

雜著

客難

東方朔

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待久官不過侍郎位不

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得行焉身處尊位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安於覆孟動猶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黃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解朝

楊雄

客朝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網人紀折人之圭儋人之爵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談人主下談公卿顧黜而作太玄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間然位不過侍郎權纔給事黃門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冊朱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佚土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纒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澥之岳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向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金紫且吾聞之也攫擊者亡

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以知玄知默守道之極
爰靜爰清游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
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謬矣有作
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
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門則狂矣夫蕭規而曹隨
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填窟雖其人之瞻智哉亦
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
可爲之時則凶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賓戲

班固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治之棲棲遑遑孔席不煖
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
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卒不能攄首尾奮翼
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
亘以年歲然而噐不貫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
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賓之言斯可謂見勢
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
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鶩當此之時搨朽磨
鈍鈇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術以讚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
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爲榮華夕而憔悴福不盈
眦禍溢於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而徼君
吕行詐以賈國說難旣首其身乃囚秦貨旣貴厥宗亦墜方今
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

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譬
 猶草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
 厚薄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
 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
 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岩周
 望兆動於渭濱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
 冊展無窮之勲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末逢
 蒙絕伎於弧矢班輸擢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廁伎於彼列故密
 邇自娛於斯文

詩話

危語相嘲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危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
 燎桓曰白布纏棺妻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復作危語桓
 曰矛頭浙米劒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卧
 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
 逼人仲堪眇目也世說

殺風景詩

李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
 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
 獻慶曆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
 綠如煙靜挈都監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
 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大漕蔣之奇夜謁公於蔣山嘯唱甚都

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
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
于世西清詩話

以名相戲

陳亞少卿維揚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于金山僧
舍酒酣君謨題詩於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云
蔡襄無口便能衰聞者絕倒又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
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稜角雖一時諧謔之
詞然亦有深意青箱雜記

藥名詩

陳郎中亞滑稽嘗為藥名詩有風月前湖夜軒窗半夏涼不失
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日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
曬作葫蘆巴又孔毅父有藥名詩云鄙性嘗山野尤甘草舍中
鉤簾陰卷相障壁坐防風客土依雲實流泉駕水通行當歸老
矣已逼白頭翁此地龍舒國池隍獸血餘木香多野橘石乳最
宜魚古瓦松杉冷旱天麻麥踈題詩非杜若牋膩粉難書迂叟詩詩

人名詩

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眉前白雪膚走人綉幃
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閏四詩人名也
遜齋閑覽

姓名為謎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為詩謎如長空雪霽見虹

覬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着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路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温彦博也

夷堅志

作賦為戲

東坡常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益元祐初士大夫效東坡頂短簷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

王直方詩話

譏其體肥

顧子敦肥偉號顧屠故東坡送行詩有磨刀向猪羊之句以戲之又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

上曰顧屠肉案同會皆大笑及以三十金擲案上子敦驚覺東

坡曰且片批四兩來

顧子敦身體魁偉與山谷同在館中夏多晝寢山谷俟其熟寐即於子敦胷腹間寫字子敦苦之一日據案而寢既覺曰爾亦無如我何及還舍夫人詰其背字脫衣觀之乃山谷所題詩乃市井輩用以文背者

東臯雜錄

祥正詩十分

秦少章云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生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分來也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二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志林

朝面黑詩

題詩嘲肥

楊球唾人面黑詩笑似烏梅裂啼如豆汁流眉間粘帖子已上
是幞頭文酒詩話

以姓名為戲

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為贖攀龍只是龍雖然二箇
耳其柰不成聰崇義答曰莫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

戲作羊詩

書生王勉吟羊詩云頭上兩條皂角項下一撮髭鬚不知是何
方聖者骨鬚裏行撒數珠又作雪詩云上天燒下豆稽灰烏李
須教做白梅道士變成銀鬻栗師姑化作玉茶槌文酒清話

賀啓諷詞

李源作四廂太保賀啓云伏惟太保纔離五都之中便轉四廂
之職紫袍窄地牙笏當眉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校之倚舊時
櫛馬只是一箇如今喝道約旬十人據此威風下梢須為太尉
亦宜念舊第一莫打長行文酒清話

譏誚

羣書要語既微且尫職為亂階巧言哀令之人胡為虺蜴正月
國狗之瘼無不噬也注瘼狂也左襄十八梟音不悛鴟張益熾

灌夫罵座

灌夫罵李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乃效兒女曹咕

囁耳語出本傳

臺中三狗

曹爽進用丁謚何晏鄧颺等干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

譏無氣義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海上釣鼈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為鉤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鉤又曰以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氣義丈夫為餌丞相悚然

好面折人

馬子將純負才自任好面折人人敬畏之建炎中呂元直作相子將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見任公可往否子將曰願鈞

肯待先去為相公益一宅子奉似

揮塵錄

也買脫空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會以官曾未數年為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顯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阜民在座末趨前云也買脫空胡默然同上

生老病死苦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荊公改新法目為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叅政與荊公爭按問欲與理直不勝疽發背死趙清獻惟聲苦時范忠宣為侍御史皆効之聞見錄

古今文集

詩話

作詩相譏

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譏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不肥驢謂北人食榆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即續之曰共甌分炊飯同鑪異煮魚謂南人無義同炊異饌也吳人愧之談數

狂狷不遜

賈島狂狷行薄執政惡之故不預選裴晉公於興化作池亭島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荆棘蒲庭公始知人皆惡其不遜古今詩話

嘲隱士詩

林和靜傲許洞洞作詩嘲之二寺裏掇齋饑老鼠林間咳嗽老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項好客臨門鰲縮頭同上

無名子詩

王禹玉丞相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佞翻王介甫奇奇歆殺宋昭宣嘗言井口難為戲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指言張山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曰某自來多作十六十七字詩着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王直方詩話

作不雅名

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無名子結為一社紀事嘲諷士大夫無
 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猪鬃關呂惠卿察
 訪京東呂天資清瘦語話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呼之曰說
 法馬留又湊為七字曰說法馬留為察訪社中彌歲不能對一
 日邵憲因上殿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卷髯社人目之曰湊氣
 獅子仍對曰湊氣獅子作知州惠卿銜之諷部使者發以他事
 舉社遂為齏粉桐江詩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性行部

讒毀

羣書要語秦誓惟截截善論言困尚口乃窮也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顏淵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

欲脩而秋風敗之淮南子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秦紀流言飛文

譁于民間前漢好訾毀西漢地理志眾口所毀浮石沉木陸賈

新語俗說有美金眾人咸共詆訛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取

煨以見真此為眾口燦金風俗通積毀銷骨鄒陽書積羽沉舟

羣輕折軸史記眾煦漂山聚蚊成雷中山靖山傳女無美惡入

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鄒陽書腹詛匈詈仲長統傳有

蜚語為惡言聞上灌夫傳橫被口語揚惲傳街談巷議彈射臧

否剖析毫厘孽肌分理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痍東京賦好議

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馬援傳眾女嫉予之蛾眉兮誣詆謂予

之善淫楚辭豈不陶鬱而思君兮君之門九重猛犬狺狺而近

吹兮關梁閉而不通九辨虎豹九關啄害下人楚辭維申申

以詈予兮終蹇蹇而匪躬權集詆訶萬端旁午構扇柳文身居

下流為謗藪澤詈先生者不忘陵先生者無謫柳答問有無兄

而云盜嫂娶狐女而云搗婦翁柳文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柳

秦傳弄口鳴舌百葉書抄憂讒畏譏歐集分謗毋令獨蒙惡聲

詩句自從別君來遠出遭巧譖韓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虵

蟬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韓調張藉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歐

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謗蘇謾默罵猜謗謾言來詬譏山谷舌

端萬變乘春輝文選利觜迎人看不得劉賓客

古今事實

堅讒說

帝曰龍朕堅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注**堅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

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眾欲遏絕之舜典

四國流言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一 後言室本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
美其不失其聖也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詩周公攝政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金滕

巧言如簧

巧言刺幽王也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
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蛇蛇碩言言出自口矣巧言
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
且尫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萋斐貝錦

巷伯刺幽王也詩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萋今斐今成是貝錦
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青蠅刺讒

青蠅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同列相譖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
詩以絕之爲鬼爲蜮則不可得面覩有目視人罔極

采芣懼讒

采芣懼讒也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注威王之時政事
不明臣無小大使出者則爲讒人所毀故懼之

采芣聽讒

采苓晉獻公好聽讒

假蜂進讒

見後母門

何傷日月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興廢言命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方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三言成虎

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遠於市議臣過三人願王察之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

曾參殺人

秦王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前行甘茂既約魏許之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參同名姓者殺人人人告其毋

曰魯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云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魯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魯參王之信臣又不若魯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擄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擄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其茂欲罷兵其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其茂將擊之遂拔宜陽武王崩昭王立擄里子公孫子讒之其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無用讒乎

行止皆天

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者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為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宰人辨謗

晉文公啖炙有髮繞炙命斬宰人宰人曰臣有死罪者三黑山燒炭曾冶起燄金石可銷而不能燒髮臣罪一也臣力可斷犀兕不能斷髮臣之罪二也與宰夫共視不如視膳者兩目臣之罪三也公悟乃釋之

尚浴辯誣

僖侯湯浴中有礫僖侯曰尚浴黜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召而來誚之曰子何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黜則臣得代

之是以置礫湯中也

以計加誣

魏王遺楚美人王悅之夫人鄭褒知王悅之也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褒知寡人之所悅其愛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褒既知王以為不妬因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必掩其鼻美人從之王謂鄭褒曰美人見寡人必掩其鼻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矣

謗書盈篋

樂羊為魏文侯將攻中山三年拔之文侯封之靈壽樂羊跪而辭曰臣攻中山有謗臣於大王者謗書盈篋大王終不信之故臣得拔中山此乃大王之功非臣之功也○一云文侯示之謗書盈篋

因文進讒

楚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平為令眾莫不知每有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平平嫉王聽之不聰也讒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不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愁也騷憂也

因隙進讒

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吳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

烹阿封墨

齊威王卽位不理國政數年之間諸侯並侵於是會群臣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東阿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守東阿譽言日至然吾使人視東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鄆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東阿大夫及左右常譽者皆并烹

乍毀乍譽

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召欲以爲御史大夫或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人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上默然慚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盜嫂受金

絳灌等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居家時盜其嫂今欲令護軍而受金願察之

兔死狗烹

有告韓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謀僞遊雲夢實欲襲信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械至雒陽赦爲淮陰侯

進用見忌

天子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

及目而事

武帝初轅固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洪亦徵及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上書誣告

武帝病篤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與金日磾上官桀桑羊受遺詔輔少帝是時昭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其後桀等與爭權皆怨恨時燕王且自以昭帝兄懷怨望於是桀等與燕王謀又共詐令人爲王上書光專權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薏苡致謗

馬援在交趾嘗以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恠後人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還載皆明珠文犀帝愈怒妻孥懼不敢以喪還詣闕請坐其家訴冤書六上然後得歸葬

後宮祝詛

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俄而大幸爲婕妤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

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

謗過婦翁

第五倫字伯魚光武問以政事戲謂倫曰聞卿爲吏過婦翁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帝大笑

蜜餠誣毒

孫亮出西苑食生梅使左右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糞召問藏吏吏叩頭亮問曰左右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求者不伏侍中刀立張劭啓云二人詞語不同請付獄推究亮曰此易知令破鼠糞燥求者首服亮又使人以銀椀并蓋就藏取交州所獻甘蔗餠使者先恨藏吏以鼠糞投餠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餠器入亮曰器且蓋之無緣有此將所使有恨於汝乎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所使理窮首伏即加髡鞭斥付外署

譖毀莫搖

王猛爲符堅輔國將軍屈中領選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爲甘泉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敢有言

不思攻短

北齊崔暹爲文襄親遇薦刑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此皆實事不爲癡也

力士進讒

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一
唐王毛仲恃寵不法中使至家稱詔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倨見忤意即侮慢高力士銜之毛仲嘗生子玄宗命力士授子五品官還問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貶死

讒毋墮井

唐白居易為贊善大夫宰相不悅俄有言居易毋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貶江州司馬

因詞進讒

上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篇其略曰可憐飛燕倚新粧高力士終以脫靴為耻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曰始謂妃子怨李 白入骨髓何乃拳拳於是妃曰何學士

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上二欲命李白官卒為官中所捍而止 楊妃別傳

以文被詆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歸田錄

一網打盡

范富執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王拱辰等不便其所

為蘇舜欽乃仲淹所薦又娶杜祁公小女少年能文章議論進
 奏院祠神舜欽循前比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開席會客拱辰
 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動搖祁公事下開封府治
 於是舜欽及劉巽俱坐自盜王洙等與妓女雜坐江休復刀約
 周延俊延讓又服疹未除益舉併於謗訕周孔坐之並舉作傲
歌云醉卧北極遣帝扶周公孔氏驅為奴同時斥逐者多知名
 士世以為過薄拱辰曰吾一舉網盡矣

斬人使狗 以下係分謗

韓獻公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
 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左成二年

致書妖尼

于尼為鬼所憑言事或驗士庶輻湊事之後以傳習妖教下獄
 詔差官按之得諸公書自韓曾以下皆有之而文潞獨無上問
 其故公曰臣但不知耳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 溫公曰

古今文集

雜著

讒國

沈顏 文粹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故人君弗為意也且曰彼誠
 佞耶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邪予不過黜一臣予復天命者天
 下豈少若人乎柰何拂予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
 而百忠退矧忠者寡而佞者衆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
 高讒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斬尚讒屈原而楚懷

囚愚故曰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國悲夫

卜居

屈原

朱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背違正直故陽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著龜以决之遂為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驚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大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儉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粟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絜廉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膏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然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

甲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埃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
 先生遭世罔極兮迺墮厥身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關茸尊顯
 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躄廉莫
 邪為鈍兮鈇刀為銛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
 驥垂兩耳服鹽車兮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鳳凰
 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繒繫而去之
 彼離宮之汗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
 螻螻

釋言

韓愈

有來謂愈曰子獻相國詩書乎鄭絪曰然曰有讒於相國之座
 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

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古甫與裴公
 相者子其慎歟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
 我於翰林者相國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必曰彼傲相國
 又傲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今乃知免既而讒言果不行韓文

毀

段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衆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
 有張其所遠類感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杼有淫巧
 乎言非有乎

大和新修辯謗略序

李德裕

臣聞行險而言欲上者非謂謗也是實之所招也蹈仁而被誣
 者非已所召是盜之所憎也夫理身絕嫌人臣止謗之術膚受

不納人君辯謗之明然則正者邪之所仇直者曲之所矯有能
為不才所忌有功為無庸所嫉四者苟立四謗必隨况偽必類
直後實似智鑠金之口不謀而同唱成雷之蛟未響而先合以
羣陰而蔽孤陽以衆比而排獨立結其禍患咸本謗言莫不巧
中於隱伏之微善成於疑似之際忠賢被之無以自辯亦良可
哀哉伏惟

皇帝陛下體乾坤簡易之德合日月無私之照視聽自天神明
其化惡淫哇之亂聽疾紫色之眩目聖其讒說常詠格言臣等
將順天聰綴緝舊典發東觀藏書之室得元和辯謗之文辭過
萬言書成十卷以其廣而寡要繁則易蕪方鏡情偽之源尤資
詳略之當遂再加研考所以理昔賢被誣之狀表前王善鑒之

明實願視則倚衡居則宥生絕其根柢永杜其來必欲懲之於
未形鑒之於無象方夏后盤盂之誠玼周王玉几之銘測深慮
遠取為殷鑒使播揚有所消其象萋菲無以成其文忠臣得納
其誠武臣得盡其力矣於是徵之周秦單及聖代必及精簡有
合箴規特立新編裁成三卷謹繕寫封進臣等上奉宸謀竭其
鑽仰敢不虔序聖旨冠于篇首云

古詩

君子行

陸士衡

天道夷且險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
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撥烽滅天道拾塵惑
孔顏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天損
未易辭人益猶可懼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近情苦自信君

子防未然

梁甫吟

諸葛亮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塚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傾陷

羣書要語驅而納諸罟獲陷穿之中中庸如登高而去其梯孫

排擠英俊杜欽傳或伎害好陷人於罪匡衡傳為之機陷媒孽

其短李陵傳相與排擯王父偃傳

易以薄酒

易以薄酒

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楚王使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淮南子

巧於相傾

周堪張猛為恭顯等所譖元帝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卿何耶興者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之

醉陷太子

賈后以帝命賜太子酒三斤使盡飲之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太子醉

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

晉惠紀

上前背約

趙憬之入相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以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為計帝由是信延齡於不是贄已而贄與憬約至上前論延齡帝怒形於色憬默然無一言

累及善人

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上怒撮諒於庭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

唐元宗紀

乘時排擯

李德裕為執政引向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出鎮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威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太保分司

口蜜腹劍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其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者必有計出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以計不召

乖崖自成都召為叅知政事既至而腦疽大作不可巾幘乖崖自陳求補外

真宗使軟裹赴朝乖崖曰豈可以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愈

上聞之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千兩貽使

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后山談叢

彎弓下石

楊文公億為執政者所忌言事者攻之不已公有謝啓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疾藜尚彎弓而未已 青箱記

胥魁見陷

陳學士貫為省副三司有一胥魁桀黠狡獪潛通權倖省中事率以咨之陳聞而不平既來叅見嚴顏以待一日會女客使胥幹辦事胥乃携十餘歲女於東華門街插紙標子于女子首曰陳副省請女客令監厨無錢陪備賣此女子要錢若干遂結皇城司密邏者俾潛以聞朝廷將降黜賴宰臣辯解歲終竟罷去 倦遊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柳子厚墓誌

韓愈

平居閭里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生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日臨小利害僅若毛髮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而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顏魯公祠記

唐子西

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陷者命也史臣謂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洪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

以公使李希烈其用意正相類耳然於數君子者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繆乎

古詩

讀史

白居易

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構人罪至死人不疑撥蜂殺愛子掩鼻戮寵姬弘恭陷蕭望趙高謀李斯陰德既必報陰禍豈虛施人事雖可罔天道終難欺明則有刑辟幽則有神祇苟免勿私喜鬼得而誅之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一終

